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四十四回 金鯉魚迷人之異

斷云： 千年靈氣人遭惑，夙世姻緣已判成。

不是包公明萬里，誰人能去此妖精？

話說揚州城東門有一儒家，姓劉名真字天然。幼而聰明，好讀書，因習舉業，為著父母雙亡，家道罄然，故未能結婚姻。

而篤志芸窗，甘守清貧，一心只慕功名兩字。當宋仁宗皇佑三年，開科取士，劉真聞此消息，即備行囊，前往東京取試。怎奈盤纏稀少，在途淹延日久，將去到京都，科場已罷。劉真歎道：「如此命薄哉，不得就試矣。」收拾餘資，尚有十來貫錢，就賃開元寺僧房肄業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近過卻年冬臘月又畢，是上元佳景，京中放燈甚多。彼時離城三十里通漕運處，地名碧油潭，水深萬丈，有個千年金鯉魚成精。往常亦曾變成女子，行岸上迷惑拍舟客旅。那夕正脫形出潭，聽得城裡放燈，即吐出一顆小珠，儼然是個十七八歲丫鬟，手執燈籠，隨之慢慢行入城來。

正值三街六市，管簫匝地，士女往來。但見：樓台上下火照火，車馬往來人看人。

那妖怪緩步金蓮，行過蕊花台前，人看見者無不牽情。說起那京都街巷，何等寬闊，妖媚只顧遍遊，忘著回步。將近五更，天色慾曉，看見殘燈猶未收，妖媚恐露其形，遂走入金丞相後花園內大池中，隱匿形跡。果是妖怪靈通，要小時，一杯之水可藏；要大時，江河之寬莫容。元宵已過，妖魚不思轉歸潭中，顧愛花園內百卉開噴，紅紫爭妍。恰遇丞相之女名金線小姐，因帶侍女來園內賞香，看見東架瓦盆上一叢紅白牡丹可愛，即著侍女摘來觀玩，倚著池閣欄杆畔飲酒。忽見池中有個金鯉魚，揚須鼓口，游於水面。小姐見著，將飲殘那杯酒傾向池中，被妖魚一嗑而盡。小姐笑視良久，回轉香閣。妖魚因知小姐好看牡丹，每夜吐氣噴之，牡丹顏色愈鮮，引得小姐日日來花園摘玩不已。

春光將盡，初夏又臨。劉秀才在僧舍住居日久，囊篋消然，知己朋友又各回歸，思量沒奈何，乃寫下幾幅草字，往城中宦家獻賣。來到金丞相府前，適因丞相出探鄉友回府，見劉秀才將字在手中，令取看之，稱羨連聲，遂帶入府中，問其鄉貫來因。劉真答道：「小生揚州人氏，因為赴試遲罷，歸計無措，特書幾幅拙字干謁賢侯，聊充盤費而已。」丞相見其人才不凡，乃留之於西館教子弟讀書。即令家人去寺中取彼行李，安置一個所在，正近後花園東軒之側。劉真得遇丞相持攜，衣食充裕，益攻書史。但見府中翰墨往來，並皆劉手啟札，丞相甚愛重之。

一夕，劉真偶步入花園中，正值小姐與三四個侍女在花架下玩賞，劉真驚見，失口道：「久聞丞相有女，顏貌秀麗，果的不虛。使後小生若僥倖成名，得此佳人為配足矣。」道罷，恐來知覺，逕轉至軒下，因歌杜甫詞數篇以見志。嘗言：欲心一動，則邪便能觀之。妖媚正欲迷惑個好男子，沒尋機會，是夜探得劉真未寢，便脫小姐形跡，到真讀書所叩其戶。真忽聽得軒外叩戶之聲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妖媚不答。及啟戶視之，正是日間所見那小姐，真愕然。妖媚道：「秀才不要驚恐，妾身省視爹爹，已覺睡熟，聞君書聲清亮，特來聽之請教。」真方安心，與之對坐榻上，談論頗久。真道：「夜闌矣，請小姐方便。」妖媚笑道：「妾知君久寓，客舍無伴，今夕敬來相陪。」

不依妾所言，報知爹爹，那時將君仍趕離門矣。」真初則驚慮，及見其妖形逞露，又被言事所賺，只得從允。二人解衣就寢，枕上雲雨之交，極盡歡娛。天將明，妖媚攬衣先起，謂真云：「今夜早來陪君。」言罷逕去。自此日去夜來，情意甚密。妖媚但來，必將好美食待真，真自謂佳遇，不勝之喜。

一夕，妖媚備酒食來與真飲，乃道：「君寓此處雖好，倘久後侍女所覺，報知父母，兩下弄丑。妾不如收拾閨中所有，同君逃回汝家，長為夫婦，豈不美哉？」真道：「如若丞相著人跟究來，其罪怎逃？」妖媚道：「妾母最愛於我，且君與妾俱未議婚姻，縱使跟究，亦無妨事。」真依言，過了一宵，約定十四日夜，河下預備船隻，小姐收拾瑣碎銀兩，與真逕走回揚州。比及丞相知真走去，亦不究問。

自妖媚去後，那朵牡丹花即枯死矣。金小姐朝夕思憶，香閣懶出，日深月久，染成病症，縱有良醫，亦不能調理。母憂切切，問其病因，小姐乃道為牡丹之故。母與丞相說知小姐病因，丞相道：「此花惟揚州則有。」即差家人帶金寶往揚州：「不拘官宦民家，莫吝千金買得回來。」家人領命，逕到揚州，遍訪於人，皆言欲買此樣牡丹花，惟東角門劉秀才家植有數叢。

及家人訪到劉真舍下，值真外出，只見簾子下立著一個女子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金家人自相疑道：「好似小姐聲音。近前認之，果的是矣。女子亦自道是小姐。恰遇劉真回來，家人亦認得是劉秀才，各癡呆半晌，莫知所為。真問眾人來故，家人以小姐思牡丹得病，特來此買之。真笑道：「小姐隨我來此，將近半年矣，哪裡又有個小姐？」家人難明，次日著一會走路的，漏夜回轉東京，報知丞相。丞相不信，差公吏來揚州取回小姐。

小姐不推，與劉真隨家人等轉京都。入府見丞相，丞相看是小姐，驚疑未定。及其母出來道：「小姐在閨中尚未起，緣何又有在此？」丞相問劉真前因。劉真不隱，一一告知昔日東軒相會之由。丞相道：「汝必被妖所惑。」即乘轎入開封府來見包拯，道知其事。拯輒差張龍拘到二小姐並劉真於廳下。拯細視子果無異，乃命取軒軒所鑄照魔鏡定其真偽。及左右將鏡懸於堂上，頃刻間妖魚吐出黑氣，昏了天日，只聽得一聲響，其黑氣散，看時：堂下二小姐皆不見了。丞相與拯皆愕然，滿堂人無不失色。拯道：「丞相暫退，容下官數日，定要弄個下落。」

丞相稱謝而回。拯著劉真在外伺候，將榜文張掛：「有知妖精、小姐下落，給錢五十貫賞之。」

次日侵早，自往城隍廟中，將牒章焚訖。冥司直符領牒章遞送與城隍知之。城隍即遣陰兵遍處搜索是何妖孽。頃刻陰兵乃報碧油潭千年金鯉魚作怪。城隍具札通知五湖四海龍君，務要捉那妖魚解報。龍君得知此事，亦遣水族神兵沿江湖捕捉。

妖魚有靈通，水族神兵已皆殺敗。無如之何，龍君奏於上帝，上帝遣天兵捉之。那妖越遍八荒，如何拿得？怎禁著包太尹日久於城隍司裡追並，城隍只得再通龍君。龍君閉上各海門尋捉。

妖魚被趕逐緊急，遂走入南海。

時都下有一鄭翁，平素重善，家掛一張淡墨所畫懶觀世音形象，日事無厭。忽晚夢云：「汝明日來河岸邊，引我見包太尹，取一場富足贈汝。」言訖，鄭翁醒來。次早直到河邊看，果見著一中年婦人，手執竹籃，立在楊柳樹下。等著鄭翁來到，乃道：「昨日碧油潭金鯉魚為四海龍君追逼無投，奔入南海，藏於瓊蕊蓮葉下，今被我哄入籃中罩定，走不得。即日包太尹有榜文，給賞得知妖怪下落之人，可引我去看他，判出此條公案，給得賞錢來一應贈汝。」鄭翁悅之，忙引婦人到府衙。

正值拯與金丞相在廳上議論是事，公吏報入，拯喚進問其來由。鄭翁將婦人所言復知於拯，拯道：「是此怪矣。」即令當堂放下魚籃，拯詳問之。那妖為佛力所伏，在籃裡一一吐實迷人情由，及攝將小姐現在碧油潭山側巖穴中。拯欲將此妖魚取出烹之，婦人道：「此千年靈氣而成，縱烹之亦不死穎，老婦帶去自有發落。」拯然之，命庫中取過賞錢五十貫，給與婦人而去。婦人出門首，以賞錢度與鄭翁云：「報汝奉我三年之勤，煩將此事傳於世上。」言訖不見。鄭翁方憶家奉觀音一事，將錢回去，請畫工繪墨水觀音之像，手提魚籃。京都人效之，皆傳繪，即今所謂魚籃觀音是也。比及拯差人去巖穴中尋取得金小姐到衙，已死去了，只心頭略有微溫。待令醫者診視，皆言得有緣生人氣引之可蘇。拯猛省，謂丞相道：「小姐莫與劉秀才夙緣，老夫今日當作媒人，成就此段親事。」乃喚過劉真，以氣去呵小姐，小姐果然醒來。左右有見者，各道事非偶然。拯亦歡悅，命送入丞相府中。是夕劉真與小姐成親，甚感包公之德。次年真登第優等，官至中書，生二女，各出仕。至今都下播揚是事，而奇此傳之異矣。

